

一千年前的情怀

唐传奇的秘密花园

ROMANCE
A MILLENNIUM
AGO

The Secret Garden in Tang Legends

扶楠
——
著

在唐代，
我们只是策马扬鞭，
走过春风十里，
长安水边。
当你腰间的香囊叮当作响，
你我相视而笑，
仿佛已过千年。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一千年前的情怀

唐传奇的秘密花园

ROMANCE
A MILLENNIUM
AGO

The Secret Garden in Tang Legends

扶楠
—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千年前的情怀：唐传奇的秘密花园 / 扶楠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5108-3996-2

I. ①一… II. ①扶… III. ①中国历史—唐代—通俗
读物 IV. ①K2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9888号

一千年前的情怀：唐传奇的秘密花园

作 者	扶楠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996-2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写在前面：传奇的来历 / 001

文学篇 / 005

什么是唐传奇 / 007

致青春：当科举还没戴上枷锁 / 014

唐传奇的文学性 / 030

元杂剧：小说中转的驿站 / 034

生活篇 / 039

唐人们，我们来谈谈人生 / 041

隋唐风度：唐代的士人们 / 052

那些你或懂或不懂的唐人观念 / 061

爱情篇 / 085

爱情 Style / 087

《霍小玉传》：凄厉的诅咒 / 103

《会真记》：爱情不是你想买 / 112

爱情，该如何保卫她 / 130

挣扎吧，在婚姻的深渊里 / 138

历史篇 / 147

八卦热门在皇家 / 149

尘埃里的传说 / 175

名士们的轶事 / 180

人间界的迷雾 / 185

历史的脚印 / 191

侠义篇 / 203

“侠客行”密码 / 205

千奇百怪的“侠” / 218

女侠，你真是条汉子 / 227

神怪篇 / 239

唐传奇中的“异次元” / 241

梦里不知身是客 / 258

唐人都爱“冥界游” / 264

后记：寻找唐传奇的身影 / 266

写在前面：传奇的来历

在唐朝，有意气风雅堪称登顶中国诗史的唐诗；有开启后世重要文学体裁的长短句；有对仗工整韵味深长的骈文，也有韩愈、柳宗元等文章精英提倡的文以载道的古文……在这么多文学成就中，自然少不了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正式成熟起来的唐传奇。

奇怪，为什么明明是小说却又不叫小说，而叫传奇？

小说，一个今天已经非常普及的词语，一种概念早已有之的文体，要想从文学中脱颖而出，事实上却不那么容易。

中国古代小说究竟具体从什么时候诞生的，恐怕很难说清。司马迁的《史记》固然是正史、信史，但是有些事情的记载比如《鸿门宴》，已经颇具小说的雏形——当然，没人会把《史记》当小说，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说，到六朝时期，此前漫长历史时期积累的神话、寓言、史传、传说等终于要“集成”了，要产出点成果了，于是便产生了志人和志怪小说。

一方面，古人的兴趣仍在人类本身，写自己的事情，写别人的事情，写名人的事情。其中有些事细细想来未必都是真的，有些干脆就是听来的小道消息，但谁让大家都喜欢呢？古人的“八卦”之魂有时燃烧得令今人也不得不叹服。另一方面，古人的兴趣很早就被神仙鬼怪这些并不存在的事物吸引过去了。这也很正常，这类故

事在今天依然火爆，只不过标签已经换成“玄幻”、“灵异”之类；另外在这一大类当中还有一个舶来品——科幻。

有人把这一时期的中国小说比喻为小说的“童年时期”，这个说法十分形象。那时的小说，还不讲究什么结构，很多时候仅就是“我给你讲个好玩的故事哦”，可以说目的很单纯。对事件的记录大多也比较简略，不会有过多人物表情、心理的描写（当然关键时刻还是要的），雕饰不多，显得很纯净。故事的篇幅一般不会太长，比如《宋定伯捉鬼》，就只讲他捉鬼这一段，至于捉了鬼之后有没有其他鬼为他们的朋友报仇，那就不是这篇小说要说的了。所以那时是没有长篇小说的。

到了唐代，小说长大了，也开始成熟了。目的依旧是“讲个好玩的事情”，而技法上则要成熟许多，同一篇中记下的故事也不再单一，而是有了连续性。小说在长度上仍然主要是短篇小说，但是不少篇目却具备了供后人继续发挥的余地。这些故事由于“作意好奇”，所以宋代以后，大家把它们泛称为“传奇”。

不过“传奇”的名字具体是谁发明的却不好说，按《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唐人裴铏著作《传奇》三卷，这可能是目前最早与小说有关的“传奇”出处了。于是人们送给裴铏这样一个头衔：传奇的鼻祖。其实这么说有些勉强，裴铏之前，“传奇”这种文体就已存在，集合不少传奇故事的笔记也有人写，无论怎么看，裴铏离“鼻祖”都还远。但不可否认，他绝对是一位重要的传奇家。传奇名篇《聂隐娘》《裴航》《昆仑奴》就出自他的手笔。

在唐代，传奇小说之所以能够发展，甚至是一种井喷式发展，决非偶然，这与唐朝社会的繁荣和开放有关。唐朝没有文字狱，有的是科举仕途对于士人读书的“诱惑”与鼓励，有的是大家聊天打趣、互相催促“快写篇故事来看”的推动作用，也有着唐人自己对描述心中故事、人物的一种向往。

在中国古代，相对于诗歌、文章（小说当然也是文章，但这里指骈文、散文甚至是八股文那种文章），小说属于叫座不叫好的作品，就是大家都喜欢看，却不好说这是一种成就。当然，随着小说的发展，后人对小说越来越重视，小说作者也不再无足轻重。只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小说作者只怕很难翻身。科举里考过诗赋，考过应用文（策对一类），考过八股文，但从没哪位皇帝心血来潮说：我们来考一篇小说吧。

然而当西方文学思想流入中国后，大家才发现：咦，原来小说这么重要的吗？一个文学家，是要靠他的长篇小说来支撑的吗？鲁迅先生写了再多杂文、散文、诗歌、中短篇小说，也遮不住他在长篇小说方面的缺憾。

时至今日，人们对小说不会再有什么歧视，无论写诗歌写小说，一样都是“油菜花”（有才华）。

所以现在，让我们翻越时空障碍，到相隔了一千年的唐代，去看看传奇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吧。

畅游文字的娱乐

文学篇



要论唐代最重要最经典的文学形式，唐传奇或许比不过传统的骈文，韩愈和柳宗元振臂高呼的古文，比不过新兴出来后世必将大放异彩的长短句，更加比不过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算得一座高峰的唐诗。

但是唐传奇却别有一番风味。

不夸张地说，它有着连贯的故事性，奇异的情节特色，出人意料的矛盾冲突，精练的叙事手法，优美的唐代文风……所以，如果把唐传奇作为唐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是绝对不过分的。就是从唐传奇开始，小说才真正挤入了文学殿堂。所以，教科书里毫不吝啬地送给唐传奇这样的赞美——它是古代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

什么是唐传奇

如果要给唐传奇下个定义——顾名思义，唐传奇就是唐代的传奇——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定义了。然而，正如“写在前面”中我们已经纠结过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传奇？什么是唐传奇？

单刀直入一点，传奇就是小说，唐传奇就是唐代的小说。然而问题又绕回来了，为什么彼时的小说不叫小说而叫传奇呢？

你一定猜到了，同样一个物事，在不同的时期，自有其相对固定的称谓，这是一个时代的习惯，而后人也充分尊重了这一习惯。

一如提起志怪、志人小说，那必然是六朝的，提起传奇就会想到唐宋，这都是因为习惯。习惯的养成或许没那么早，但也没有太晚，至少唐人自己就已经有了以传奇为名的书册（当然这还不足以证明“传奇”在当时已经成为小说的专名），后人更是因袭了这样的叫法，比如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就曾说：“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这句话很经典，因为它说到了传奇的兴起，也说到了传奇的后续。传奇和戏曲的关系匪浅，不但表现在元曲中很多故事都来源于唐宋传奇，也表现在名称上，明清时期，南戏就被称为传奇——你问南戏是什么？听说过《琵琶记》吧，那就是南戏的代表作。

实际上无论杂剧、南戏抑或其他戏曲形式，体现在文字上的戏文是看得出来太大区别的，无非体量上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的只

有几折，有的则有几十出。具体到内容，都是由一组曲牌构成的，并且各戏曲所用曲牌也大同小异。这也可以想象，曲牌无非就是那些，就看怎么组合搭配了。等到鲁迅先生从《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中摘取一些篇目集成《唐宋传奇集》一书之后，唐宋小说就更加从此定名传奇了，而且这本选集中的篇目也基本奠定了唐传奇名篇的格局，入选的如《莺莺传》《霍小玉传》《虬髯客传》等无不是被演绎了许多遍的名符其实的佳作，并且还将继续作为传奇名篇流传下去。

不过，彼时是唐宋传奇并称的，为什么到现在称唐传奇的多而宋传奇听的较少呢？问题还是出在宋传奇本身。一方面，宋传奇名篇的名气和唐传奇名篇相比到底还是有一些差距，再者就是宋传奇名篇的数量要少于唐传奇，即使在《唐宋传奇集》中，也依然是唐传奇占了主要地位，一共八卷的书，唐传奇就占了五卷，另外三卷才是宋传奇。另一方面，宋传奇还有一个问题——这里把《唐宋传奇集》中宋传奇的篇目罗列一下，大家一看就明白了：《隋遗录》《隋炀帝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流红记》《赵飞燕别传》《谭意歌传》《王幼玉记》《王榭传》《梅妃传》和《李师师外传》。其中前四篇全是写隋炀帝的事情，绿珠是西晋石崇的宠妾，在古代也是一位有名的佳人，杨太真、赵飞燕、梅妃都不用细说，《流红记》《谭意歌传》《王榭传》，写的也是唐人唐事，即使谭意歌是晚唐名妓，那么时代也比北宋要早，只有《王幼玉记》和《李师师外传》两篇才是明白无误的宋人宋事。可见，宋传奇是多么喜欢写前朝的故事啊！如果不考虑艺术手法，题材大概是宋传奇名篇与唐传奇名篇的最大区别之一了。唐人喜欢写本朝故事，前朝的名人有时也不过是在本朝的故事中打个酱油，可以说是太“自我”；而宋人又过于“忘我”，宋传奇如果不刻意说明一下，单看篇名和故事内容、人物，可能会下意识以为是唐传奇。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约也与时代环境有关。在文化大发展的宋朝，小说这一大类的文学形式却不止于传奇，话本就是从宋代兴起的，所以宋人不是不在乎本朝的人和事，只是换了种方法而已——他们更喜欢用说的。如果说宋话本中有什么比较值得一提的，大概要首推《大宋宣和遗事》，因为它就是《水浒传》的蓝本。

有关于名字的问题我们暂时纠结到这里，那么，具体什么样子的文章才是唐传奇呢？是不是但凡写了故事的文字就可以算是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记人记事的文章种类多去了，墓志铭也相当于“人物传记”，可没人把它当传奇。

其实有一种办法，当你不确定“是什么”的时候，可以从“不是什么”下手。如前所说，墓志铭不能算传奇，史书中的人物传记也统统要排除。那么，类似柳宗元《蝜蝂传》这样的作品，又算不算呢？“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印其首负之……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柳宗元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蝜蝂这种小虫喜欢背着东西向上爬的行为，即使有人可怜它们，帮它们把重物去掉，它们仍然要自己再搬回来，最后结果只能是力尽坠地而死。作者由此生出一系列感慨，说当世之人贪心不足不正像这小虫吗？总之就是连故事带议论一起写了不长的一篇经典文章——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在文学形式的判定上，《蝜蝂传》被认为是寓言而不是传奇。同样，在中学课本里学过的《种树郭橐驼传》也是含有政论色彩的寓言，《捕蛇者说》则是散文。所以，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大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散文家，而不是唐传奇的作者，因为他的作品不是传奇。

为什么呢？为什么同样是写事物相关的故事，《蝜蝂传》就是寓言，《古镜记》就是传奇？

大概，是因为《蝜蝂传》里有议论吧。

可是，《三梦记》里也有议论啊，为什么不算散文而是传奇呢？

也许，是因为文学有时候不大讲理吧，说你是寓言就是寓言，说你是传奇就是传奇……

嗯，这个答案其实才是真正的不讲理——文学并不蛮横，只不过通常来讲，我们不必那么认真去区分文体。而且大多数需要认真的时候，其文体早已告知我们了，用不着我们自己再动脑筋想这到底是一篇什么文。这就造成很多时候我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比如，我们以为字数整齐的五、七言诗歌是诗，不管是律诗、绝句抑或古体诗，总之，它是诗，是我们平常意义上狭义的诗。可是词当中也有句子相对工整的词牌，比如《菩萨蛮》《鹧鸪天》，如果不给词牌名光看其语句上细微的变化，还不足以区别出这究竟是词还是诗，再加上今人对平仄又不像古人那么敏感，所以最管用的以“长短句”来判断是诗还是词的办法，在这时就会失效了，就是因为词虽然又叫“长短句”，但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是长短交错。

另外，词和诗还涉及到一个演唱的问题，诗也不是不能唱（所以才会叫“诗歌”吧），而词的话就必然是可以演唱了，当然，不同作者创作的词会带来不同的演唱效果，比如有人评苏东坡的词就得是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就得是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所以在演唱这方面不能苛责现代人，毕竟古人没有留声机来告诉我们所有词牌的确切唱法，所以尽管也有像姜夔留下《白石道人歌曲》这样的乐谱（今人复原部分词牌的曲调就是通过这部作品），可到底相关信息还是太少了。

所以，这里再次追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有时会分不清文体呢？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所用的办法、依据的信息比较片面，如果能更多地掌握文体信息的话，判断也就相对更加准确一些了。就如寓言和传奇，《螭螭传》之所以是寓言，无疑是因为它符合寓言的特点，它有故事，有道理，重要的是蕴含了道理的故事能够带给人以启示；而我们即将看到，许多传奇是不具备道理和启示的，它们的目的没

有那么深刻，很多只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这一类潜藏的意义还需要后人总结，而后人总结出来的意义，可能连作者自己也没想到），或者就是纯粹的讲了一个故事。像《三梦记》看似讲了一些“深刻”的东西，写了三种梦境的情况，但细想一下，就算梦能分成三十个种类，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依然无法作主自己要做什么样的梦。当然，也不乏有教育意义、讲道理给人以启示的小说，比如寓言体小说，但总而言之，寓言和小说的目的不同，写出来的感觉就不同。在唐传奇的时代，很多作者显然也没有这样的意识。

然而，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这一情况有所改善。除了实用的应用文之外，其他文章原本写来可以自娱自乐，也可以没有目的，而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则提出了“文以明道”的口号，所以文章要承载一定道理和意义。不过，古文运动更主要的改变在于文章形式。唐代前期的文章仍然多数是骈文，就是那种讲究四六对偶、声律、用典、辞采的文章。好的骈文很美，因为它本就是一种重视美感的文体，但是写起来太难，因为束缚太多。

难以想象吧：直到唐代，人们还在写着自汉末以来逐渐统治了文坛的类似于赋的这种文体，而且是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书信——没错，就是说你生活中无论要写点什么，都要考虑到对偶、声韵的问题。所以说唐人写诗简直就像是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一样，因为对偶和声韵是他们必备的技能，不然就会被视为“没文化真可怕”。

古文运动的效果如何呢？从直接的后续上看，罗隐、皮日休等人写的一些小品文确实延续了古文运动的成果，但人们写骈文的习惯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掉的，而且有些场合的文章必须用骈文，比如皇家正式的册文等。不过从侧面来看，古文运动给文章带来的解脱，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唐传奇，于是唐传奇在中唐时期一下子兴盛了起来。这段时期不但名家辈出，名作也一个接一个出现，质量和数量比之前都有所提高。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

稿·长恨歌》中的论述大抵可看作是对古文运动和唐传奇的兴盛之间关系的一个总结：“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

咦？不对呀，明明韩愈、柳宗元不是传奇作者，为什么说传奇作者也是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呢？其实，即使韩愈、柳宗元自己，也不是没有像传奇的散文，比如韩愈的《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柳宗元的《河间传》《李赤传》等，这些文章从笔法和风格上看，其实已经很接近传奇了。到陈鸿、白行简的手中，基本上就是用写古文的方法写传奇。如果说《游仙窟》仍然是一篇骈文传奇，中唐以后的唐传奇就基本都是以古文或者说散文的面目出现了。

尽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寓言和很多散文仍不属于唐传奇，那么，总是挂着“传”“记”的唐传奇和史传又有怎样的关系呢？还记得陶宗仪的那句话么，“稗官废而传奇作”，这揭示了传奇与史传的天然的联系。唐传奇不管文字的表现形式如何，它仍是继承了传统的史家笔法，说白了，就是用写史一样的记叙方法和结构布局，来写传奇故事，而且有些传奇在最后部分还像《史记》“太史公曰”、《汉书》“赞曰”那样加一段作者的评论，几乎就是一篇山寨史传。

自然，正史是不能算在传奇里的，幸而唐代有不少笔记，比如《隋唐嘉话》《唐国史补》《集异记》等。笔记里记载的事情不是正史，最多算是正史的补充或佐证，而这些故事从广义来讲，则是可以并入到唐传奇中的。可不要瞧不起这些来路有些似乎不正的“传奇”，觉得它们出自笔记就怀疑它们的身份，事实上，由于年代久远及原作佚失等问题，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不少唐传奇，本身就是出身于笔记小说。

其实说到底，唐传奇就是唐代的小说，和所有小说一样，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传奇里面有天马行空的离奇想象，也有脚踏